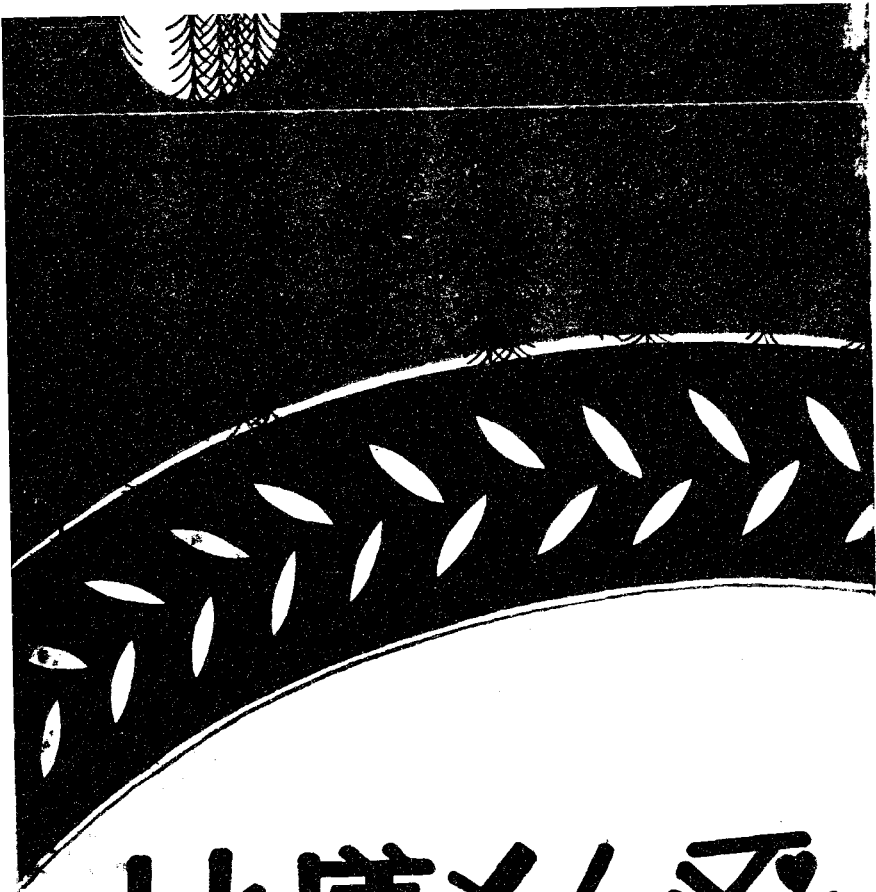




牺牲的爱

上海益群书社出版



#81858
8292

愛底犧牲序

初稿

余嘗謂吾國人之真能讀小說者，蓋無幾焉。普通人之目光，大率注重於事實，奇則賞之，否則絀之。稍進者，則能辨其文之工拙，與結構之疏密，若是者世固已稀矣；況於更進者乎？夫小說非易事也，其初作也，必具有理想，而尤宜有哲學心理之學識，所謂事文者末耳。小說而僅僅論事與文，則徒足供羣衆之玩賞娛悅已耳。費吾人若干之心血光陰，又費若干心血光陰印校裝訂之，又費若干心血光陰以讀之，而其結果，乃僅僅得玩賞娛悅之効，小說之價值，不亦僅乎？而又豈小說家之所甘哉？吾之於小說也，視爲改造社會，斡旋世界之原動力。以是於吾所欲宣傳之學說，卽憑理想構成小說以宣傳之，而於心理之變化同異，如一事也，陽性者遇此何若，陰性者遇此何若，急性者遇此何若，緩性者遇此何若，雖千殊萬歧，亦必窮研極精，然後出之毫端，悲固吾悲，喜亦吾喜，卷中人之生活，皆吾之生活也。凡

怨中人之所言所行，蓋皆吾腦所絞壓而出者焉，若是乎其讀者見其真而不疑其偽，見其實而不疑其虛。而得收吾宣傳學說之効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古越夢裏浮生鍾嘉魚自序於武林客次

愛底犧牲

夢裏浮生著

手表的跳躍，在臂上震動着，和脈搏呼吸相應。教堂裏的鐘聲，鐘~~~~鐘~~~~的送到耳朵裏來。小弟弟阿德，同幾個小朋友，在院裏跳擲着，喧笑着，和樹上的雀噪聲混做一片。窗外車馬，聲買賣，聲汽笛聲等等，更嘈雜的不堪。

我靠在沙發上，覺得異常的憂愁和無聊，腦筋裏沉滯滯地，胸膈間火辣辣而又亂蓬蓬地。不知堆積些什麼？但覺得憂愁和無聊。

「愛棠在那裏呢？」我自己雖這麼問着；而渾渾噩噩地，不知怎樣回答。一回兒小弟弟阿德的喊叫聲，把我的靈魂，直從黑暗陰沉的煩惱海中，喊叫回來，而送至明白鎮定的原始狀態中。知覺立刻恢復，「愛棠在着杭州啊！」自己的疑問，便也立刻答復了

但沒有多少時候，便仍復墮落到昏迷愁思中去。——我勉強從沙發裏立起來，走到洋臺上，——就是我寢室的窗外。——右手扶着鐵欄，身子斜倚着，左手叉着腰，似看非看的望着樓下；——其實我何嘗看見什麼呢？

『這是什麼地方呀？』我又生出疑問來了；『不不，……這是上海；還是杭州罷！那裏能夠呢？——到杭州還有許多路罷！——看都看不見呀！那裏能夠呢！唉！』

『我為什麼到上海來呢？』我神志很有些糊塗；但是想了想，便禁不住自己笑了，『是啊！是我父親受了申江大學的聘，纔舉家搬到上海來的啊！』

我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覺得眼前一閃，如磁電相吸似的，『這是誰呢？』不禁驚疑起來了，我仔細一看，『愛棠！愛棠！你是愛棠麼？你是朱愛棠麼？朱蔭麼？』喊叫起來。

那人立住了，仰着頭看看，『姑娘！你是誰？叫我麼？』

『錯了！錯了！這不是愛棠！我認錯了！』我很羞愧，忙着躲到裏面去了。

我伏着案上，不敢抬起頭來，怕的是給人家瞧見了。

我這些時候，也不敢想什麼，簡直不能想什麼，但覺得認錯了人的可羞，一個年輕的女子，站在萬衆屬目的洋臺上，喊叫一個漠不相識的青年男子，是很可羞恥的。

過了一個多小時，羞恥的時間漸漸過去了，於是又想起愛棠來了。

『愛棠或許真個在上海罷！這是一定的。……我到上海來了，他那裏肯在杭州呢？杭州到上海沒有多遠啊！他能夠不來麼？這是一定來的。』

我這麼想着，便覺得愛棠果然在洋臺下面等我了，『他或許在洋臺下走過罷！』我又忙着走到洋臺上去了。

我向二馬路上看了看，很慚愧，覺得他們目光都射集在我的身上，他們都在那裏手指目示，竊竊私議我方纔錯認青年男子的笑話，於是我又忙着躲回來了。

此時腦上雖仍影着——愛蒙或者在洋臺下走過——的思想：但是不敢到倚着欄杆去看了，只在窗子裏面躲閃的望着。——實在是看不見馬路了。

『這不是怪麼？對面樓窗裏伏着的，不是朱愛蒙麼？——不，這是方纔我錯認的那個男子；但是也奇怪！他怎麼會住在樓上呢？我天天望着，都沒有看見過呀！——是的是的，我住的日子還不多呢，或須我沒有看見他，也須他剛從別處回來。』他目光炯炯的，似乎很注意我，我很不好意思，便把簾子放下了。

二

對門這分人家是很奇怪的：他的房子也是洋式，但門裏卻有根檻子，向裏鋪着兩塊板，好似備着馬車，汽車，或包車似的；但是我在他對面住了半個多月，連野雞車也沒見有進出過

他們一共有幾個人住着，我也不大清楚，我所看見過的，只有四個人，——都是立着洋臺上，從他們窗子裏看見的。——一個是二十多歲的婦人，是很清麗的。

一個是老太婆，頭髮如同銀絲一樣了，雞皮似的臉色，捂着口，突着下頰，這時時的鼓動着。一個是五六歲的孫子。一個便是像我愛棠的那個男子。以外有沒有人，我也不得而知了。

那男子更奇怪，大凡我在窗子裏探一探：或者靠着鐵欄立一立，那男子便也從樓窗裏探出頭來，好似等着一樣的。我起初雖很驚訝；還以為是偶然的。以後試了好幾次，都是如此，於是我很驚疑了：『他難道住在這樓上麼？或許如此罷！』

有一天，阿德忽然笑嘻嘻的跑上來說：『姊姊！有個朋友找你呢。』我忙問說：『弟弟：『是愛棠哥哥麼？』』他把皮球向地毆上亂拍着說：『不是，是個女人呢！』』

我很失望；然而禁不住失笑了，有個人一來，怎麼便疑是愛棠呢？

『那個女人是誰，你認識麼？』

他搖搖頭說：『不認識。』捧着皮球，跑到窗外，扶着欄杆看野景去了。』

我暗暗地詫異。『這是誰呢？難道是舊同學麼？』把裙子繫上了，方要下去；阿德忽然嚷着：『姊姊！愛棠哥哥來了！……姊姊！愛棠哥哥在這裏呢！』他接着『愛棠哥哥！愛棠大哥！』的喊叫，依稀還有人在那裏應他。

我聽了心頭突的一跳，接着便突突的跳個不住，『他在那裏呢？』忙着問了。

『在對面樓窗上呢。』他又遲疑起來了，『很古怪，不十二分像啊！』

我忍不住笑了，那天的錯認；也不能怪自己，他實在像的大厲害了，『這不是愛棠，你認錯了；進來罷，弟弟！』我一面說：一面拎起長裙，往樓下走去。阿德把皮球丟在房裏，忙着拖住我的手，跟到樓底下；又跑到父親房裏去了。

我跑到會客室裏一看，原來就是對門的婦人，她又着手，很不自在的在那裏看畫，几上擺着一杯茶，還是熱烘烘地，在那裏發汽。

『很對不起，勞久等了。』她也忙着用些唐突，驚擾的話來應酬我，我請教她的姓氏，她說：她丈夫姓皮，號叫小芝，她娘家姓伏，都是上海本地人，在對門房

子裏已經住有兩年之久了；我很注意的聽她。

她接着又說：『自從府上搬了過來後，舍間都很景仰，妹子屢次要想來拜望姊姊，恐怕太冒昧了。所以延挨到今日，……』

我聽她的說話，看她的態度，很覺得奇怪，初相見的人，便粧的那麼親熱，口裏姊姊妹妹的混叫倒好，像十多年的老朋友一樣，世界上那裏有這麼活潑的人呢？後來又轉了個念頭：『上海的女子，交際慣了，或許如此的。』便把詫異的心理，完全打消了。

她很親熱，全不客氣，只老老實的，和我說些家常話，她說：『家裏一共五個人，一個婆婆，一個丈夫，一個自己，一個兒子，其餘一個便是女僕了。』我一想：『那像愛棠的男子，或者便是她丈夫了。』

她接着又問我：『新舞臺裏有沒有去看戲過？大世界裏有沒有去白相過？……』七七七八說了一大堆的地方，有幾個，我竟連聽都沒有聽見過。她又加上兩句

說：『這些地方，都應該去到的，過幾天等我稍閒一點，再來陪姊姊去白相罷！』

以後她還要拜見我母親，我推說身子不舒齊，她方纔罷了。

她足足和我談了兩個鐘頭天，後來見我很有些厭倦的樣子，方纔告辭回去，臨去的時候，還再三邀我，空着到她家裏白相，我也模模糊糊的答應着，送她出了大門，眼見着她，望對門跑去了。

三

皮少奶奶已經到我家裏來過三次了，我從來沒有回看她過，很抱歉，實在也是她這分人家太奇怪了，使我有些害怕。

我母親很注意她家裏的職業，後來據調查所得，說是在初中當教員的，母親纔放心了，准我和她來往。

我對於那像愛棠的男子，漸漸有些看熟了，實在很像，不像的地方很少很少，

我每逢寫信給愛棠，或者接到愛棠的來信，都要拿着這封信到窗上；或靠着欄杆去望一望，說也奇怪，那人好像預先曉得似的，每逢我想去看他的時候，他也必定從樓窗探出頭來，對我笑這麼一笑。

這樣又過了個巴月，他和我笑的時候，我也要微微一笑了，這一笑是很自然的，不是勉強的，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

因此我發生了一種感想；他和愛棠像是很像了，不曉得性情像也不像；但是依我的目光看去，似乎他還溫和些，於是我很懷着和他會一會的意思。

皮少奶奶又來了；我和她談着閒天，漸漸談到她丈夫身上去了，我笑着說：『皮先生我看見過了。』她說：『你打那裏看見的？』

『皮先生是怎麼一個人，我先說給你聽；他額角很高闊，眉毛很平而淡，細長的眼睛，鼻梁很端正，圓臉兒，皮膚白中帶黃，是不是這麼的？』

『你猜錯了，這是我的兄弟伏子敬呢！』皮少奶奶拍着掌笑了。

『不是皮先生麼？是令弟麼？他怎麼長住在府上呢？』

『我娘家的人很多，嘈雜不過，所以他借着舍間一間房子，暫時溫理科學的。』

『令弟在那個學校裏讀書？』

『光華大學。』

『這是很好的；你今天有空麼？假如沒有事，可能同我到大世界去白相麼？』

皮少奶奶很高興，連連拍手說：『好極！好極！我也打算去白相大世界呢！你能夠同去是好極了！但不曉得妹妹打算夜裏去呢，還是現在就去呢？』原來我年紀比她小得九歲，所以請她改口，又喚作妹妹了。

『夜裏我是不去，自然現在去咧。』

『那末到我舍間去轉一轉罷！』皮少奶奶站起來說：

『你再坐一坐罷，我還要換件衣服呢。』

『那末你快些換罷！我坐著等你，唉！……』她又坐下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好像極疲倦似的。

我換着衣服說：『你做什麼？這麼嘆着氣，倒好像挑着一千斤心事似的。』

『昨夜麻雀打到天亮，今天早上只睡了二個鐘頭，倦的不得了。』她笑了，又連連打呵欠。

『那個叫你去打麻雀呢？我們走罷！』

『你這套衣服的顏色倒很好，可惜小了些。』她說着立起來走了。

『還是去年做的呢！就嫌小了。……阿青！你和太太說聲，我和皮少奶奶到大世界去了。』我和皮少奶奶一同走着。

『沒有多少路，我們走着散散步罷！』我扯了扯衣角說。

『很好，就走着罷！只是你衣服換好了，我也要……』

『毛毛！你把們關好。』我回頭和車夫說，打了她的話頭了，因此又忙着應

她。

她回頭向毛毛看了看，接着說：『……回去換衣服呢，你從來沒有到舍間去過，今天趁便去轉一轉罷。』

我很注意伏子敬，每想到他家裏去一趟，看看他到底是怎麼一個人，但是皮少奶奶來邀我去的時候，不曉得什麼緣故，都會害怕不敢去？這次又不曉得是什麼緣故，竟安然跟他去了？

四

『這位是姜蘭秋小姐麼？今天真是難得啊！』伏子敬開着門，眉花眼笑的看着我說；然而態度是很安閑的。

我也微微一笑，回頭看着皮少奶奶說：『這位是令弟伏子敬先生麼？』

皮少奶奶笑了笑，還沒有回答，子敬打插着說：『是的是的。伏子敬正是我的官名……』

彼此說着，已經到了中庭，子敬已經把門關了。皮少奶奶笑向我說：

『房間裏腌臢的很，好在是要好的小姊妹，不妨請進去坐坐。』

『不必客氣！』我走進去，她叫我坐在一張沙發上：

我仔細看她的陳設，倒也不錯；朝外裝着一張四尺的銅床，左邊窗下擺着一張紅木几子，几上擺着一瓶花，兩旁放着兩張沙發，一張便是我坐着的；右邊放着一架屏風，裏面大約放着些箱籠物件；以外還有些几椅痰盂之類。都很整齊的排列着。

皮少奶奶遞了根香烟給我，就轉到屏風後去了；那伏子敬掀起簾子，笑着進來說：

『家姊屢次邀請小姐，都沒有得小姐的許可，今天爲什麼降尊紆貴起來了？』他說着，便自己倒茶說：『陳媽呢？怎麼茶也不來倒？』他那樣子很忙得起勁。

『不敢當的很！……前幾次恐怕討擾不便，所以沒有來，……』我話還沒有說

完，皮少奶奶早披着一件衣服，笑着出來說：

『妹妹喏！這衣料是和妹妹一樣的，但是樣子是比較妹妹的做的好得多了。

……不必客氣！請坐着罷！』

我看了一看。樣子果然做的很好。因說：『上海的裁縫，手段較杭州當然要好些。』

『這件衣服是現成買的，不是叫裁縫做的。』她說着；把衣服披在身上。

『走罷！』我催着皮少奶奶。

『我還要和婆婆說聲呢，妹妹請再坐一坐罷。……兄弟，你不要跑開去，稍爲陪姜小姐一陪，我一回兒就來。』她說着出去了。

『姜小姐打算到什麼地方去？』他應了他姊姊一聲，便這麼笑着問我。

『大世界！』我捧着茶杯說。

『大世界麼？好極！我陪着小姐去。』他坐在我旁邊一張沙發上了。

『不敢勞動！』我總是這麼冷冷的說着。

『都是自己人，怕什麼呢？像小姐這麼神仙似的人，沒個男人陪伴着，也很不方便，……』他又笑了一笑；『那天，……小姐還記得麼？我在馬路上走着，小姐看着我，只顧叫愛棠！愛棠！叫的那麼親熱，愛棠到底是那一位？小姐和他很要好麼？』

我聽了這話，覺得心頭別的一跳，臉上有些發燒起來，一句也不好回答的；只好噴着香烟，低頭呆看香烟上的火，好似沒有聽見似的。

『愛棠先生現在什麼地方？我倒要去和他會會，看有怎麼像？』子敬又笑着說。

我聽着有些不自在起來，把香烟往痰盂裏一丟，咳嗽一聲說：『怎麼還不來呢？我是等不住要走了！』說時，面向着門外。

子敬剛要說話，『對不起！勞你久等了。』皮少奶奶早已笑着進來。

『沒有事了麼？我們走罷！』我說着站了起來。

『陳媽呢？沒有進來過麼？』她向着子敬說：『她到那裏去了？要叫她看門呢！敬弟！你陪我們去罷！』

『我也這麼說。阿綱到那裏去了，不是陳媽帶去了麼？叫那個看門？』

『府上沒有人照料，請伏先生不必同去罷！』我向着皮少奶奶說：『我們又不是初出閨門的女子，還要人陪做什麼？』

『不打緊！不打緊！』伏子敬忙着說：『只叫親母留心些罷了；還怕強盜搶麼？』

皮少奶奶點點頭，果然勞動這位鬚髮如銀的老婆婆，暫時照應門戶，那伏子敬居然隨着我們到大世界去了。

五

我此次從大世界回來，精神上很覺安頓，雖然腦筋中，仍就要想起朱愛棠的影

子；但是似乎有人告訴我說：『他已有個身外的靈魂交給你了，伊是你精神安慰者，伊是你幸福施者。』

伏子敬面貌的秀美，並不弱於愛棠，而愛棠反有兩點不如子敬：愛棠還是個中學生，子敬已經快要在大學畢業了。愛棠待我固好，終未免時時要發脾氣，以至彼此鬧了又好，好了又鬧，一個年頭裏，差不多要鬧上三五十次，子敬性情溫和，是決不會有此等事的。我自信此等觀念，雖與愛情上並無變更；而在良心上之評論，總覺愛棠不如子敬遠了。

伏子敬在和我從大世界回來的第二日，便來訪我，規規矩矩的和我母親談了些天，又給了阿德一枚藍寶石的戒子，便去了，倒好似來看別人似的，對我毫不注意，於是不得不從我腦筋上，佈滿了疑陣。——子敬來的時候，固然並不說專誠訪我；然而我的意思，總說他是單為訪我而來的。

子敬自從這次來過後，隔了四五天，又來了一次，以後多則一禮拜，少則兩三

天，總要到我家裏來一次，有時碰着我的父親，兩人談得很投機，子敬去後，父親每每要稱贊他說：『這少年的學問很好！人也老誠！』——他從第二次來過後，校裏本已開課，所以他來的時候，都在下午四點鐘。

在他開始到我家來以後，我也常到他姊姊家裏去白相；但是總在上午；或下午兩三點鐘，所以總看不見他，有時碰見皮小芝，倒很客氣，據說：「他校裏離此有十來里路，又沒有電車，往來很感不便，所以住在校裏的日子很多，將來還要搬到就近的地方去呢。」我聽了這話，好似吃了一驚，心裏很割捨不得，這是何等難求的好鄰舍呢！

伏子敬漸漸來得近了，差不多天天都來了，我很詫異，因為他待我總是那種不即不離的樣子，叫我捉摸不着。但他歡喜我那隻新養的小狗，常常抱起來接吻，或者買些什麼餵牠。他尤其歡喜阿德，常常抱他出去白相，或者買些恩物給他。他這些舉動，是向誰表示好

有一天，是星期日，父親要帶母親阿德和我出去白相，我一想：『子敬已經有三天不來了，今天是必定來的。』便推托說：『身子不大舒服，況且這樣空宅出去，家中沒個人照管，也似乎不便。……』父親聽說我身子不爽，果然只攜帶着母親和阿德去了。——其實往日空宅出遊，家中交給僕人照管的時候，是很多很多的。

父親等去了不到兩個鐘頭，伏子敬果然來了，其時我正抱着小狗，在那裏撫摩，他很和悅的向我說：『阿青說：令尊令堂等都出去白相了，你爲什麼不去？』我暫時不回答他的說話，把小狗放在地下說：『康培！——這是狗的名字。——你應該到園裏去捉蝴蝶去了。……伏先生！你近幾天爲什麼不來？』康培向子敬跳躍着搖尾巴。

他把康培抱在手裏說：『家父生了病，我回去伏侍了三天，連校裏也沒有去過呢！』他說着，掏出一袋牛肉，餵給康培吃。餵着餵着，便坐在我旁邊椅子上。

『現在好了麼？』

『謝謝你！已經好了。』

我此時看着他發怔，估量他丰神似乎比愛棠秀美的不少。因此勾引起愛棠的舊事，在腦筋中很稀淡的洄溯着；但是一回兒，便給子敬的說話打斷了。

『她今年幾歲？』子敬指着阿青說：原來她剛來倒茶。

『小姐別告訴他！仔細茶杯給康培抓翻了，楊壞了手呢！』她笑着去了。

我思索着說：『是十六歲罷？』說話的態度很恍惚。

『比密斯小兩歲啊！人倒差不多有密斯那麼長了。』他喝了口茶，把杯放在几上。

『長短原不能以年齡論的。』

我此時又得了種意見，是要試探他對付自己究竟，於是繼續着說：『我覺得你這人很有點奇怪！……』

『什麼奇怪？』子敬笑着打插我的話頭。

『我說出來，你自己也須以爲奇怪罷！那天我在樓上看見你的樣兒；和在你姊姊寢室裏看見的樣兒，總不見得爲是個道學先生；爲什麼過了夜，性態度，都完全變了？』

『這個我有我的道理，你那裏曉得呢？』

『什麼道理？可以告訴我麼？』

『這個……告訴你麼？……』他躊躇起來，『不必！不必！將來你自然爲曉得的啊！』

『你到底存着什麼意思？』

『自然是和你要好的意思。』他微露着調笑的态度。

『要好麼？……什麼要好？我不懂！』我紅了面，別過頭去這麼說。

子敬見我把頭別得過去，急切間瞧不見我的面龐，便抱着康培，走到這面來看

我；似乎嘻嘻的笑着。我忙着伏在沙發椅上，假意咳嗽。他把康培放在地下，用手來扳我的頭；那康培在左右亂跳，把鈴跳得的丁令丁令的亂響。我一想；忙着把心一鎮定，面上的熱度，便覺得褪了許多。

『古怪不古怪？你這樣扳我做什麼？』我抬起頭；把頭髮理了理；似笑非笑的說。

『你爲什麼要伏着，不肯抬頭？』他笑着又去抱那康培。

『我向來有頭暈病的，你曉得什麼？』我嗤的笑了，仍復迴身坐着。於是他便坐在我這邊椅子上，和我說話。

六

我和伏子敬正在那裏說話，皮少奶奶也來了。她手裏拉着她兒子阿綱。含笑說：

『你們議論些什麼？我可以聽得麼？敬弟倒好！我裏轉也不轉，便到這裏來

了；爹爹的病好些沒有，也不和我說說。」

我先笑着說：「左右不過談些閒天，有什麼聽不得的，你這種說話，是存着什麼意思；真教我不懂？」

「我能夠跑出來，自然是好了。我又沒和你相見過，叫我怎樣和你說？」子敬笑着說：「阿綱！來來來！和康培去頑去。」他把康培放在地上，阿綱抱住他母親的大腿；康培向他看了看，就走到我腳邊來伏着了。

「我想想真好笑，」皮少奶奶坐在我對面，笑着說：「你那天在樓上，認他做愛棠的時候，那裏曉得後來居然能夠成爲朋友呢？」

「這個誰能料的到呢？」子敬招着阿綱說。

「愛棠先生近幾天有信來麼？」她右手攙着阿綱，身子向前斜了斜，阿綱跑到子敬懷裏去了。

「沒有。」我的頭微微向左一偏。

『那裏會有這種事體呢？他能夠把你忘了麼？』

『你這種說話，很教我難以置答，人心的變更，那個能夠料得到呢？』我仍就偏着頭說。

『以你們的感情而論，是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

『你這話更是扯淡；他和我不過是表兄妹的親誼；有甚麼忘不了呢？』

伏子敬只顧和阿綱頑，似乎我們的說話，一句沒有聽見。『你們看，他和阿德像不像？』他這樣很自然的說着。

『是的，』我回顧阿綱說：『很有幾分像。』

『阿德到那裏去了？我怎麼沒有看見？』皮少奶奶看着我說。

『他跟着他爺娘出去白相了。』子敬很自然的替我回答。

『哦！我說，怎麼半天沒有聽見令尊怪響的喉嚨呢？你爲什麼不去？』她又問我。

『身子不舒服。』

『姆媽！姆媽！姆媽！』阿綱從子敬身邊，走到皮少奶

去咧！姆媽！我要回去咧！』拖着她的手，只顧嚷着

『是傷風麼？覺得怎麼？』她握着阿綱的手說：『作孽的冤家，不要嚷，……』

『也不覺得怎樣；阿綱！好孩子！不要嚷，再坐一回兒，給你果子吃。』

『什麼時候？』子敬望望天說：『天已不早了，太陽斜過去了，姊姊！就回去罷。』

『你呢？』皮少奶奶有譏笑他的意思。

『自然和你們同去咧，還坐在這裏做什麼？』

皮少奶奶笑了笑說：『蘭妹妹！再會罷，空的時候過來白相。』

『時候很早呢，再坐坐罷，』我循例留了一句。

『不必客氣！再見罷，……』伊們走了，『不必送！都是天天見面的自己

人！」

我道句歉，就讓伊們走了。

我靠着沙發椅，回想伏子敬的神情態度；又想起朱愛棠來。於是細細把他兩個比較了比較，覺得伏子敬實在要好些；於是又漸漸想到怎樣對付伏子敬的計畫來。論理：和愛棠以表兄妹的親誼；十年同處的感情，當然不能負他，再和別的男人發生友誼；因此很躊躇着。

伏子敬的面貌，資格，和性情的溫婉，實在是很可愛的。女子和男人不能做朋友，這是不好的舊習慣，正要打破牠；那裏可以反爲牠所束縛呢？況且情愛的生滅，都由各人自然所發生的；斷斷不能有一毫勉強於其間。沒有這愛情，偏要去助長牠；——這助長兩字，是從孟子中引用來的；其實還不大切當。因爲他的助長還有苗；這個助長，連苗都沒有咧！——有了愛情，硬要去禁阻牠，這等事，在精神上何等痛苦呢？何等違背人道主義呢？

但是對不起愛棠呀！……不不；並不對不起他，既有了愛，與所愛接近不接近，這其間，正如五十步與百步，界說的程度很小。要明白這個意思，先須下一個精確的譬喻：有女子和男人談話，在舊習慣上，也並沒什麼罪戾；男女的接觸是免不了的。假如存着什麼苟合的心，無論她和他有談話接近的機會沒有，都是爲舊社會所不容的，於此：可知男女的交際，全在於存心如何，而不在於和異性接觸不接觸的。就使接觸了，竟成了友誼極深的朋友；假使愛情極其純正，當然沒有絲毫見損於她的貞操，便也並沒有絲毫對不起世界上任何的一人。

我的主意，便因這一番推論而打定了。

七

在這兩個月中，伏子敬和我愛情的進步，幾乎有一日千里之概；在這愛情的發展期中，我也會念及愛棠；但想像力極爲薄弱，一會兒便忘了，並沒有絲毫顧忌或放慮之意思；只由着愛之神的搬弄，隨着情波鼓盪而前進罷了。

有一天，接着愛棠一封來信說：

『蘭秋吾妹愛鑒：兩絨未得隻字之覆，得弗玉體有卻否？懸想之誠，曷能自已！敝校定於下月十八日放假，屆時安當詣滬奉訪，一炙玉容；並暢敘半載中之離素，吾妹聞之，亦當色喜也？姨父姨母前，乞代道候。專請吟安！兄蔭手啓。』

我讀了這信，好似半夜裏，從噩夢驚醒過來一般；又像有件心愛的東西，無故被人損毀；或奪去一般，頓時心裏甜，酸，苦，辣，一齊團結發作，說不出的難受，恐怕他立刻來了；其實離他來滬的日期還很遠呢！然而我便如他立刻要來似的。

子敬來的時候，我無論心裏記着這件事沒有，待他的態度，總不肯略有改更，因此他也毫不覺察；但是一到獨自靜坐；或寢的時候，可受罪極了：非把『愛棠要來』這件事，在腦筋中起伏過千百回，想上兩個時辰，再也不能睡去的。

我的思潮非常奇怪：有時想自己忽然和子敬遠渡重洋，赴美求學，愛棠雖然來

滬！仍然與我不能相見。或者自己於無意中，得遇神仙指點，立刻超凡入聖，惟我意之所欲爲，愛棠絲毫不能覺察。或者於愛棠將來之前一日，忽然無病而死，愛棠徒有痛哭；而不能與我晤談。或者太湖突然漲裂，將滬杭分作兩島，環以弱水，兩地永遠不能往來；愛棠亦即永遠不能前來親我。這種千奇百怪的幻想，一日中，總要換上幾十樣，竟連記也記不清楚；怎樣會如此想入非非的？自己也不能答復。總而言之，不過想避免和愛棠的相見罷了。

這樣想了三五天，方悟到愛棠的復信，還沒有寫去，復信怎樣寫法呢？可又是個難題了，想了半天，只是想不好，只得胡亂復了個郵片，上面大約說：

『愛棠愛兄：你的來信，我統都收到，請你不必掛念。至於回信一層；確因身子不大清爽，所以一時沒有寫；一半也因實在沒有什麼事體可以寫啊！素承你的親愛，必能原諒我。暑假來滬，這真是我日夜所希望的，怎麼不歡喜？我在這裏算日子等候着罷。祝你的福！汝之愛妹蘭秋。』

郵片發出以後，仍是那麼想着，足足想了兩個禮拜，方纔漸漸稀薄下去；但是他第二封信又來了。

『蘭秋愛妹青鑒，來片敬悉；兄之私臆，固知妹無故必不稽答也。但所患何若，現狀若何，來片中均未述及，益深系念；一切希先示知，兄約於來復後詣滬，附聞，專候夏安！姨父母乞代請安，兄蔭謹空。』

我讀了這封信，頓時把方纔稀淡下去的幻像又勾起來了。勉強寫了個回片給他。

『愛兄愛鑒：我的病，不過是偶然感冒，現在已經全愈，承你切愛，謝謝！一星期後專候。妹姜蘭秋。』

我寄了這張郵片之後，仍是蛇神牛鬼的亂想着；這些念頭，好似電光石火，一回兒起；一回兒便會變換。但有時也會忽然生出別的思想：

『我轉這種千奇百怪的幻想做什麼？犯了罪麼？受了恥辱麼？為什麼怕見他

呀！爲着與子敬做朋友麼？在杭州的時候，也並不只認識他一個男人呀！那時候爲什麼不怕見他呢？那時候不怕見他；現在爲什麼怕見他呢？」

這種思想，雖時或一現；但不久便會恢復奇怪的思想。

一天一天的延挨着；到了愛棠要來的前一天；先得了他報告行期的信。

我接到這封信，心裏便是別的一跳；開讀完了，更覺得心中異常懊悶，心中到底怎麼樣？爲什麼要這樣？自己也解不過來，却只是這般懊悶着。

這夜連睡都不大安頓，直到天要明了，方纔朦朧睡去，醒來時，已經十點鐘了。忙着起來梳洗，子敬已經來了。

他很高興的邀我到半淞園去；我既不能拒絕他；又不可以輕易同去，想了想，只好老實告訴他說：「昨天接到愛棠的來信，說今天要到上海來看我。從幼在一處的姊妹，半年沒有見面了；他冒着熱，巴巴的跑來看我，我不好不在這裏等他一等。這並非我待他的感情切，辜負了你的美意，實在是親誼和交際上，不得不如此；而

彼此又是心交，必能原諒，所以這樣辦的……』

我所以告訴他的緣故，是現在不告訴他；事後要招他見怪的。

他很明白，聽了我這話，點點頭說：『這一層；我很明白，你可以不必耽心。處現社會中，這種交際，是免不了的。等過幾天，再來邀你罷。……』這種曲諒我心的言語，是很使我感激的；愛棠恐怕未必辦得到啊！

子敬去後；一回兒火車的汽笛響了。這一陣火車汽笛的喊叫聲，頓時把我苦悶住了。牠不比往日，使我聽了不生什麼感想，牠比獅子吼還厲害，能夠使我的心臟忐忑不寧。

等過了三十分鐘，愛棠居然來了。

八

愛棠來了！他一手拎着一隻小皮篋，一手拿着帽子，笑嘻嘻的走進門來。看他清瘦的兩頰上，微微露出兩個渦子，可知他心腦中，滿滿充着了愉快。

他見我立在庭際，便趕緊走上兩步路；把皮篋交給阿青；向我微微笑說：『向都好！』發音很輕緩。

我此時很有點感觸，但是對和他的會合，仍然沒有什麼愉快，只靜靜地答了他一句說：『很好！謝謝你的記念！你一向也好？』

『還不見得怎樣！』他扯了塊手巾，揩着面部說：『姨父母呢？阿德呢？伊們都好麼？阿青倒長得多了！』他很靜悄，很迂緩的說着。

我搖動不宣的心理，被他靜穆的言語，恬淡的態度，漸漸的同化了。

『伊們都在樓上呢。』

他把帽子掛在衣架上，向後面走着，我在後面跟着。

樓梯在這裏面麼？』他走着問我。

『是的！……唔！阿德來咧！阿德！阿德！你的愛棠大哥來了！……』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愛棠大哥！愛棠大哥！』阿德喊叫起來。『姆媽！姆媽！爹！姆媽！愛棠大哥來了！姆媽！愛棠大哥來了！……』他翻身一路喊叫着，又跑到樓上去了。

『阿德長大了不少了。』他說時，彷彿微微的笑着。

『是啊！長大了不少！六歲的人，差不多有八歲好看了。愛萱弟，不是和他同年的麼？那麼可憐，竟短命死了！並且，姨父母也爲這個，哀悲而病死了！現在只贖你孤另另的，多麼可憐啊！』

他微微地嘆息，用手巾擦着面部，多分眼圈兒紅了！

『你和姨父母都住在樓上麼？』他發音彷彿有些顫着；而又很低緩。

『不，父親住在下面。』

『樓上單是你和姨母住着麼？』

『還有阿德、阿青和李媽。……到了！母親的房間在這面！……』

他回頭向我看看，便循着我所指這面走去。

『愛棠！你來了麼？你是早車來的麼？到房裏來坐！……』父親母親歡喜門簾，出來招呼了。阿德從父親的腋下鑽出來，牽住愛棠的手。康培搖着尾巴嗅他的脚。

『是的，是早車來的；姨父母一向清健！』他走着說。

『托福！托福！』父親讓愛棠進去了；我也跟着進去。

『你這半年裏爲什麼一次也不來？』母親很懇摯的問着；其時大家都坐下了：母親坐在床上，父親躺在藤椅上，愛棠和我坐在沙發椅上，阿德抱着康培，靠在愛棠身上。

『我那一天不想來呢？實在是沒有工夫，又要讀書；又要料理家務，是何等忙碌呢？我雖說是個孤身人！』他說到這裏，很悲慘，聲音越加低了。『到底還有許多事要做；姨父母搬到上海來後，我還嫌家中離校太遠，不便照顧，巴巴搬到學校旁邊去住呢；現在可也畢業了。』他很勉強的笑着；阿青拿茶來了，他便喝了兩

口，又劃根火柴，吸着香煙。

『是啊！這是很可憐的事！唉！』母親嘆息着。『你年紀雖輕，可是已經飽經憂患了！你的處境，實在是很可憐的！你孤另另一個人，萬事都要自己留心，我們沒有到上海來的時候，還有我和你姨父可憐着你；還有蘭秋替你解悶；現在我們一搬到上海來，你的旁邊，真是沒有一個親人了啊！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我聽了母親的話，心裏大者感動！偷看愛棠：清癯的面龐，微微泛着青白；銳利澄清的眼睛裏，滿滿貯着了兩眶熱淚；口裏含着捲煙，一呼一吸的，噴出許多煙霧來，遮蓋他的憔悴和淒慘；這些：真教我的心，隨着伊們的『』而碎裂了。『太忍心了啊！唉！~~~~』長長的嘆了口氣；一行熱淚，直從肺腑衝突而出，隨着嘆聲而俱發了。

『他剛到這裏來，你便說着這些淒涼的話做什麼？』父親開始發言了，他是個抱極端的樂觀主義者，最好說話；而最惡鳴咽悲慘的說話，伊們所說的，他實在絲

毫沒有接受或參加的可能；至此，他實在忍不住了。『他自己說這些話，還要打消他呢；你倒反弄些話來引誘他？愛棠，你不要去聽她的話，我陪你到外面白相去。你飯吃過麼？不要說假話。』

『已經吃了，……』他還只說了一句；車夫毛毛上來了，他掀了掀門簾說：

『先生，聖瑪利亞大學理的馬先生來了！』

『阿呀！我還有親戚來這裏呢！請他等一等罷。』

『姨父不必客氣！一客氣倒反生疏了；請姨父只顧去招呼客人罷。』

『那末蘭秋和你母親陪着罷！我一回兒就來。』父親摸摸鬍髭，笑着下去了。

九

我受了母親所說『』的刺激，不覺發生很濃厚的不忍和憐愍；低著頭，靜悄悄的咀嚼他零落；淒涼；寂寞的况味；和對於我的用情，覺得他實在是非常之可憐

的。

我很慘頓的問着他說：『你現在已畢業於中學了，以後打算怎麼樣呢？』

『我……我麼？……』他吞吞吐吐的說：『把家中的器具賣了；房屋租給人家；還有些不動屋，都交付銀行信託部管理；周媽給她幾十塊錢，叫她暫時回老家去過活，將來再去叫她，我自己光身一個人，便自費到東洋去留學。我朱家總算暫時滅亡了。』他很有些嗚咽的樣子。阿德抱着康培，眼澄澄的回顧他。

我從沙發上立起來；走到藤椅上側身躺着，面龐對着母親，他這樣淡可憐的面色，實在使我不忍看啊！

『愛棠！你不要說這些話罷！』母親擱着眉搖手。『年紀青青，那裏可以說這些話呢？其實，也怪你不來，你實在太孤另了！太冷寂了！究竟，還是我們移到上海來的不好，使你受了這半年孤寂冷落的苦痛。……』

『大哥爲什麼不娶房妻室呢？』阿德張着黑矇矇的大眼睛，開始說話了。『娶

了妻，就不會那麼冷寂了啊！」他說着，回頭看看愛棠。

我心中微微一動；母親和愛棠等都笑了。

『你小孩子曉得什麼？』母親笑着說：『他現在不娶，自然有不娶的緣故。』

『什麼緣故呢？是沒有女子肯嫁他麼？是他沒有合式的女子麼？這都是都不會的。……』

我笑着坐起來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嘴便這麼壞了，大來還了得！』

『你不要打我的話頭！』阿德接着說：『大哥和你不是很要好的麼？你爲什麼不嫁他；或者同他住在杭州呢？』

『你要我打了，越說越不像樣咧！』我笑着坐到母親背後去了。

『這有很古怪的一層道理呢！』母親笑着說：『你可曉得？』

阿德瞪着大眼睛不做聲了。康培伸着前爪不住的搔牠的頭。

愛棠也笑了，他拍着阿德的頭頂說：『說呀！說呀！是什麼緣故？』

阿德仍就不做聲；只是轉動着他的大眼睛，衆人都看着他微笑，於是房裏頓時靜寂起來；連樓下父親和馬先生的談話，咳吐，喝茶，等等，都很聽的明白。

『我曉得了！』阿德突然笑着說；如同深山裏忽然聽得大獸喊聲；森林裏忽然聽得怪鳥鳴聲一般。『一定是的，……』

『是什麼呢？』衆人齊聲問着。

『是怕伏大哥懷惱麼？……』

我聽了這話，好似心腔裏被人猛擊似的兩頰也紅暈起來了。『你說什麼？真要我打了！』怒喊起來了；此時也更不及顧愛棠的詞色。

『小孩子！又瞎說了！』愛棠緩緩的笑着。

『孩子！你姊姊惱了，快認錯啊！』母親也緩緩的笑着。『蘭秋！看我的面，饒他第一次罷！第二次再這麼胡說，便由你弔起來打去。』

『我說錯麼？』他詫異起來了。『我不相信，我的說話竟爲錯的！』他漆黑有

光的大眼睛，仍復向我們亂張着。

這時候，阿德的言語，雖然很可注意；但是愛棠的態度，是更可注意的。他和我的愛情多麼深呢？阿德的說話，多少刺心呢？怎麼聽了竟如漠不相關；毫不追究呢？這個疑問，多麼難決啊！

『自然錯了，』愛棠只是很平常的說着。『什麼伏大哥，伏二哥，有什麼相干呢？』

阿德摸着康培的項頸，默默地想着；愛棠笑容可掬的看着他；母親右手靠着床欄；定着眼睛，也似乎在那裏想些什麼？於是又立刻靜寂起來。聽得樓下『拜托，』『勞駕，』『再會，』等說話：步履聲雜沓雜沓的，似乎父親送馬先生出去了。我想：『父親一回來，要遮飾阿德這句話就很討厭。』便忙從喉中發出尖銳之音，破除靜寂的空氣。

『阿德這孩子，說話總是那麼不管前後！』我笑了一笑，『大哥不曉得，他所

說姓伏的，就是對門皮少奶奶的兄弟；他因這裏離校近些，地方又較為幽靜一點，所以就寄住在他姊姊家裏。皮少奶奶原是我親密的小姊妹，所以他有時也到這裏來轉轉；這種，究竟；是很平常的事，到阿德口裏一說，不曉得的，還要當作什麼呢？」我說時；總是很勉強的笑著。

「小孩兒曉得什麼呢！」他笑了笑；然後緩緩的說。

十

「討厭！討厭！」父親樓梯還沒走完，便這麼說着上來，「這樣小小一件事體，也值得拉拉扯扯的，說上許多時候。」他的脚步很快，一回兒掀起簾子進來了。『愛棠！愛棠！我們走罷！我們坐車到新舞臺看戲去。』

『熱！熱！熱！』母親打着搖頭說。

『這種天氣，便算熱麼？伏天怎樣說呢？』

『今年熱得早啊！』

『也應該是熱的時候了。』我插了這句。

『我只是愛看戲，』他說話太響了，把將要睡去的康培驚醒；牠仰起頭，看看父親，又伏在阿德的懷裏睡了。父親繼續着說：『那裏管得這些？愛棠你一定向我表同情；看戲是忘暑的第一妙法啊！是麼？』

『看戲的快樂，的確能夠使人忘暑。』愛棠微笑。

『是啊！是啊！那纔不愧是我的內甥呢！阿德也去。……』

『我也去麼？』阿德高興起來了，仰頭看着父親。

『是的，你也去。噯！你這麼靠在大哥身上，熱烘烘地，不怕大哥熱麼？』

『我要去看戲了，康培你抱去。』阿德忙着把康培遞給我了。『走罷！走罷！戲要完了。』拖着愛棠的手說。

『自然要走了！』父親摸摸鬍鬚說。

『姨母！我去看戲了，蘭妹妹！再會罷！』

雜沓雜沓一陣脚步響，他們去了；房裏頓時又靜寂了來。

母親把我扯了扯，我避了避，她就側身躺下了。她的面色很沉冷，似乎耽着很重的心事。

『唉！』我心裏不知爲什麼，也苦悶起來了，低低嘆了口氣，仍就走到藤椅上躺下；把康培放在腳邊。房裏更寂靜起來，除邵康培的搔癢聲以外，竟沒有一些聲響。

『你們都睡麼？』有人扳着我身子這麼說，我恍恍惚忽睜開眼睛一看，卻是皮少奶奶；她微微的笑着。『我聽說有客人在這裏呀！怎麼不見了？』

『輕些！輕些！』我坐起來搖着手說。

『聽說朱先生來了，真麼？』她發音輕了許多。

『和我父親去看戲了。』我揉着眼睛說。『你坐罷！』又打了個呵欠。『今天委實疲倦了。子敬在家裏麼？』

『他在家裏。』她坐下說：『你爲什麼這樣疲倦？昨夜沒有睡麼？』

『不，不，』我立起來說：『昨夜一夜不曾合眼，也賽過沒有睡了。』我走到梳粧臺前，把頭髮理了一理。『惠卿姊！到你那邊去坐罷！——惠卿是皮少奶奶的小名——』

『我剛纔來，便要下逐客令麼？』她笑着說：

我白了她一眼，『走麼？』

她懶懶的立了起說：『真前世！』又向我笑了笑，『走罷！』

兩人下了樓，教李媽開了門，跑到她門口，剛好皮小芝坐着車子出來，彼此招呼一聲，就開車走了。

『我前回因爲沒有看見你家裏有車子進出過，疑心你們門裏，鋪着板，到底是什麼用呢？』我微笑着說。

『他常在校裏，你那裏看得見呢？陳媽把門門上了。天氣一天天熱起來了，又

要裝電扇了。……』

子敬躺在他姊姊房裏沙發上看報，『你來做什麼？』對着我說：『你早上不是說沒有工夫出去麼？』他把報子丟下，立起來了。

『你不准我來麼？究竟這裏還不是府上呢！』我坐在床上說。

『你這話怎說？我是怕那位朱先生要惱，所以通知你的；我下午不來，也爲這個緣故。』

『更好了！你這種思想，是周全我呢？還是輕視我呢？論理：他是親誼；你是友誼，並不是什麼不可公開；偷偷掩掩，鬼鬼祟祟的事！何必這樣藏頭露尾，轉子人以可疑呢？』

『好了好了！不要說咧！總算我錯咧！』他笑着坐在這邊沙發上去了。

『你們坐一坐；我去就來。……』皮少奶奶又走出去了。

『愛棠到來，你生着什麼感想？』子敬微笑着，發音很低。

我低着頭不答。

『你爲什麼不答？不滿意他的到來麼？是的！我也預識你必不滿意於他的到來。』他繼續着說。

我仍就不答；但覺得心裏熱烘烘的烙着，漸漸四肢都發熱起來了。

『是麼？你心裏是如此麼？你不做聲，便是默認麼？』他頓了一頓。『你爲什麼不滿意於他的到來呢？這話；可以許我說麼？究竟；我很可以不說；彼此都很明了的。你的好意，實在使我感激不勝，雖木豕石鹿，也能夠領受你的好意呢！』

我總不回答他；他也不說下去了。於是房裏除卻鐘表的鏽鏘聲；心臟的搏動聲；口鼻的呼吸聲以外，一些沒有聲響了。

『蘭秋！我有句話，你能許可我向你說麼？』他忽然這麼說，眼睛看着我，似乎希望我立刻答復他，但是；究竟；並沒有得到我的答覆，便接續說下去了。『這句話；就是現在不說，將來總歸要說的。與其將來再說，似乎還是現在說了爲簡潔』

了當；不過我雖這麼想着，不曉得你到底可能接受麼？」

「你說；是什麼話呢？」我開始答復他了。

「這話……是……是要求你一件事，」他似乎躊躇着。「我想；你必能容納這個要求……我的要求，是你所極願接受的。」他如是躊躇了一回，忽然奮勇起來了。「我要求，就是向你乞婚。」

他這句話，久已在我意中，所以雖然是陡然聽得，神經上到也不生什麼變化。而且連答詞都預擬好了。

「你這種要求，固然是很正當的；但是我還有父母呢；雖說潮流所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似乎不甚重要；而在法律沒有取締「男女結婚，須得父母之許可」的規定以前，總不能自處於野蠻自由範圍中的。現在頂好由你一人向我父母求婚，……」

「伊們不同意呢？難道我們的婚姻問題，就此打銷麼？」子敬打插着說。

『這問題；先要你自決，』我本想侃然直言下去，被他一問，倒變了口吻了。

『你自度我們的友誼，假如受了父母的否認，有沒有繼續維持的必要和價值？』

『當然有繼續維持的必要。』他很堅決地說着。

『你既然曉得，何必再來問我呢？……』

『好了好了！我們由友誼而成親誼了！』皮少奶奶忽然從屏風後鑽了出來。

十一

從人情上着想，距受愛愛方面種種刺激的時間並不多，似乎未必肯接受子敬的要求，其如一到臨時，便沒了主意，不如不覺的會許可他的要求。

就是許可子敬的時候，心裏也未嘗不知其不妥，無奈這一點點良知，那裏敵得過濃厚的情感；自然會不知不覺的許可他了。

不料皮少奶奶躲在屏風後面竊聽，聽出來一釐，我的兩頰便立刻紅暈了。

『姊姊太不老實了，』鬼崇崇的做什麼？』子敬笑着搭起。

『我自然是不老實的；你們自己呢？』

『這是人生所必要的，光明正大的，有什麼不老實？你這樣鬼鬼祟祟的竊聽，到底是什麼理由？僅僅贈你一個「不老實」的考語，還是特別原諒你的呢！』

『照你說：難道今天的事，我還犯罪麼？』

『當然犯了妨害信用安全的罪，應科處向姜小姐磕頭一百個。』

『別瞎說罷！』我忍不住笑了。『時候已經不早，我要回去咧。』

『是應該回去的時候了。』子敬很鄭重地說着。

我請伊們不必送，逕自跑回家裏，愛棠等都沒有回來，母親還睡在床上。

她見我來了，便坐了起來，很詫異的看着我。『你從那裏回來？』

我也驚異起來了：我每常回來，她雖必這樣問着；但不像這回問得可異，她的面龐，眼光，都很驚異，我難道確有可驚異的地方麼？『皮少奶奶邀我去坐了一回。』我這樣答了一句，便走到梳粧檯前，看鏡裏的影子，似乎確與往常有異，難

這我心裏的慚愧，欣喜，驚異等等，都發現到面上來了麼？

『阿青！替我盥臉水來。康培到那裏去了？』我故裝着安閑的態度，借着遮蓋方纔的匆遽；其實這種勉強的言動，轉使人更覺得可疑罷了。

『唉！~~~~』母親長長的嘆了口氣，又睡下了。——她這一嘆，更使我漸愧，更使我覺得對不起愛棠了。

『康培大約在園裏呢？』阿青把臉水盥來了。

我洗着臉。『母親！你今天爲什麼這樣苦悶？』很虛心的問着。

『我想着愛棠的可憐啊！』她停了不少時候，方纔這樣回答我。

這句話刺心極了，『唉！是啊！大哥確是可憐的啊！』我很勉強的說着。

『你也可以憐他麼？嘿！』她的面雖向裏看不見，然而態度是很不悅的。

我更覺刺心了。『我爲什麼不可憐他呢？不是親誼麼？』我躺在沙發上了。

『你可憐他麼？唉！我告訴你罷！』她坐起來了。我裝着看報，把報紙遮着

面。她接着說：『你要可憐他，不可辜負他的意思，和向來待你的感情。你和伏子敬友誼如何，我雖不得而知；然而聽方纔阿德所說，似乎你已經背棄愛棠，而傾向子敬了。你們天天說着自由，成敗利鈍，我本來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回想想姨母待你的好處，她不想你給她作媳婦做什麼？況她臨終的時候，把個愛棠完全付託我們；而且懇求以你許字愛棠，我們已完全承認，當時也曾得你的同意。這回倘然有點變化，不獨對不住你死去的姨母；而且負了愛棠歷年待你的好處。假使他竟因此生了厭世之心，你自問於心何安呢？……』

我越聽越刺心，越聽越慚愧了，一點良心，發散開來，連全身都加增熱度，如受束縛了，高高的舉着那張報，死也不肯放下。其實不過借作遮羞罷了，何曾看清楚一個字呢！

『而且據我的眼光看來，子敬雖然活潑有才幹；而實際上反在愛棠之下。愛棠是鎮靜的，穩健的，努力的；子敬是浮動的，輕躁的。放棄的。你仔細去想一想；

比較一比較，自然優劣立判了。……」

我雖然受了良知的衝動，覺得非常對不起愛棠；而對於她加於他兩人比較的評語，是極端否認的。

『就是兩人待你的感情，子敬也遠不及愛棠的真摯。你果然嫁了子敬，將來總有被棄的日子呢！』她末了又加上幾句說：『據你的意思，自然以我所說的爲錯誤的。不過將來總有悔悟的日子！唉！』她又躺下了。

我受了母親這頓教訓，當時雖覺得有些愧對，而思想上很是滯笨。母親說完以後，房裏頓時靜寂了。於是一切思潮，便如潮湧上腦筋裏來；我想起姨母平日撫愛我的誠摯，臨終時淒涼之狀，和可憐的囑託與求婚。愛棠從幼與我兩小無猜，天真爛漫的情好，和乍別相思之苦，去年病裏，受他殷勤慰問，和奇巧的娛樂。這些已往的舊事，在着腦筋中，一件想了又想一件，銜接着沖動我的良知，不由我長長的嘆了口氣，『唉！……』

十二

愛棠跟着父親，和阿德等回來，我聽得他們回來的聲響，受了絕大約震動，和刺激。我實在不敢和愛棠相見，躲在自己寢室裏裝病。

其實這不過是個極法兒，並不是什麼好法兒啊！但是我除卻這個極法兒以外，也沒有第二個較好的法子。

『蘭妹妹到那裏去了？』依稀聽得愛棠在母親房裏這麼說。

『我還管她麼？』母親的聲口，似乎十分不悅。

『小姐身子不大舒服，睡在自己房裏呢！』喉音很像小青。

『她有什麼病？是痧氣麼？』發音極高，是父親說的。

『不曉得！我剛纔問她，她又不肯告訴我，面上的神色很不好，恐怕確有些什麼病罷。』又是小青的聲口。

接着有磁器相碰，和走路的声音。

「這孩子體質素來是很強壯的，現在也嬌貴起來了，等等，喚她吃些痧藥水罷！」又是父親說的，還夾着吃茶的聲音。

「那裏是痧氣，恐怕是闖氣罷！嘿！」母親又說了。

「阿！她那個闖氣？」父親提着喉嚨說。夾有磁器聲，似乎把茶杯放下了。

「還有那個，自然是和我不會做娘的咧！」母親鈍聲鈍氣的復他。

房裏頓時靜寂了。但有倒茶，走路，喝茶，磁器相碰，鐘擺等聲音。約隔了兩分鐘；父親方纔很懷悶的說：「有許多事，你可以不要去管她呀！」

「所以說我不會做娘呀！」這話是母親說的，她把喉音提得很尖銳，似有輕鄙父親的意思。

又很靜寂了；停了會，有一陣腳步聲，似乎有兩個人走着，一個走扶梯下去，一個到我房裏來了。我猜度定是愛棠，便忙用帕子蓋在臉上，翻身向裏裝睡。

「妹妹！你人不舒服麼？妹妹，蘭妹妹！」愛棠輕輕叫了兩聲，我沒有應他，

他給我放下一扇帳子，走的很輕的出去了。——而且是下樓去的

母親房裏，又紛囂起來了。但是伊們說得很低，聽不清楚是什麼話，似乎在那裏爭辯一件事，一回兒父親不做聲了，只有母親還低低的說着，但是越說越模糊，更聽不清楚了。

我想着：伊們所說，定是我的事，或須和我本身有極大的關係，這樣關係的神祕談判，怎樣可置之不問呢？

我坐起來了，放輕了脚步，走到母親的房背後，留神的竊聽。

「……不幸我的說話竟中了，怎樣對得住妹妹呢？」母親低低的說着：「所以依我的意見，必得立刻拒絕姓伏的，不許他入門，皮少奶奶也得拒絕了。一面并禁止她出門，留愛棠在上海讀書，使伊們接觸的時間多了，愛情或須會回復過來，你看如何呢？」

「我總怪你不慎之於始，事前太縱容她了！」父親這句話稍高，但一回兒又低

下去了。『現在要挽救她，這就很難……』似乎還沒有充分發表他的意見，便戛然而被母親的話打斷了。

『怎麼可以單怪我呢？你自己說他的學問既好，人格又高，叫他不時來談談，現在倒……』

康培吠起來了，牠豎起耳朵，捲起尾巴，吠跑而出，但一回兒又戛然停止了。搖着尾巴，嗚嗚的叫。伊們的談話，也就隨着吠聲而停止了。

我忙着從腳邊抱起康培。躲回自己房裏，父親已經走出來了。但是他沒有看見我，並沒有看見康培。

我回到自己房裏，把康培放在床上，仍就上床睡了。

『沒有人，連康培也不見了。』父親對母親說。發音並不甚低，很可以聽得清楚。

『這是很奇怪的！現在，時候也不早了，叫廚房裏開飯罷。』這幾句話，母親

說很響。

『阿青！阿青！』父親叫了，『通知廚房裏，飯有沒有好？好了叫他可以開出來吃了。小姐也叫她一聲，不曉得她到底要不要吃呢？』

阿青應着下去了。

十二

我聽得父母的談判以後，神經異常興奮，胸膈間火辣辣地，由良知衝動的羞愧心，不曉得到那裏去了？神經熱噴噴的，只是興奮着，至於外面的舉動，不特不暇聽；簡直不能聽了！

大約過了半小時，阿青來叫我吃飯了。

『小姐！小姐！吃飯了！小姐！太太請你去吃飯了！』她掀着帳子，低低的叫着。

我長長的呼吸了口氣，

『太太請你去吃飯了，小姐！』她又叫了。

我揉了揉眼睛說：『做什麼？』

『吃飯了！小姐！』

『你叫伊們吃罷！我不要吃！』

『爲什麼不要吃？是染了痧氣麼？那是應該吃些痧藥水，但是不宜多睡的。』

『不要你管！快去！』

阿青不做聲去了。似乎在母親房裏回復父親，她說完以後，有不少人打插着，

末了母親很響的說：『你去做什麼？你去找她，她便會來麼？』接着又是父親說：

『吃飯咧！吃飯咧！愛棠！由她去，不必去叫她。』

父親說完之後，斷斷續續的有許多磁器相碰之聲，中間夾着說話，一回兒又噴笑着，

這種異樣的聲浪，模模糊糊的在神經上刺激着。

我越想更氣氣來了：『母親爲什麼這樣反對我，一點骨肉之恩都沒有呢？仇視我麼？憎惡我麼？嘿！何必如此我呢？』

接着我又想到伊爾禁阻我，和拒絕他的計畫來了。這一層，我很驚訝而恐怖，這計畫一實行，對於子敬，竟成了個欺騙者了。這個；須先想一預防之法，但是恐怕很難罷！要想擺脫他們的束縛，除非和他們脫離：，獨立：，只好如此了。但是也很難，僅僅單和他們脫離呢？還是一方面便與……結合呢？前者太無謂，後者又違法，教他變做和誘犯了。結果，恐怕陷入可怖的囚禁中，……可怖啊！

我的思想又錯誤了。僅僅『脫離，』那裏可說是無謂呢？前者的脫離，便是爲後者結合的根本，爲自然之愛戰，野蠻的束縛戰，都該如此的。……脫離！……奮鬥！……脫離！……奮鬥！……

……一定如此罷！但是我以前告訴他的計畫，竟可以完全打消了。只有如此！

『昨天聽說你身子不舒服，今天好些麼？』愛棠坐在我床上說。

『謝謝你！已經好了。』我面向外睡着，手帕蓋着臉，『你爲什麼起得這樣早？』我此時的心理，似乎有些厭惡他。

『朝陽射在我的臉上，不能睡了，其實，天已不早，你也應該起來了。』

『是的！我也要起來了，你先出去坐一坐罷！』

『熱天是不宜多睡的，況且你近來身體又脆弱，恐怕睡出病來罷。』

我不復答應他，他也出去了。

隔了五六分鐘，我慢慢的穿好了衣服，盥洗了，便走到我母親房裏，母親也起來了，她靠在藤椅上抽旱烟。見了我一點不做聲，只顧詩詩的吸烟。

『母親這樣早起做什麼？』我笑着迂緩地問。

『沒有什麼？』她仍就板着臉孔吸烟。

『昨天不曉得爲什麼？胸裏熱得似火燒一般，十分難過，到了夜裏，連四肢都

發炎了，直到天明纔涼卻，受夠了一夜苦，今天拿着鏡子照照，人都瘦了不少。」

母親向我臉上望望，『果然瘦了些了，我昨天還疑心裏和我鬪氣呢？』她似乎因錯疑我了，很抱歉。

十三

朱愛棠在我家裏，已經住了一星期之久，我天天陪着他，同他出去，也有四五次了。母親似乎很懷疑，但從來沒有向我表示過她的疑點所在。

有一天，我們都在母親房裏談話，父親來了，他坐下就說：『我明天要到山東去了。』

『做什麼？』母親很詫異的問着。

『劉慶餘方纔有個電報來，請我速去，電上也沒有敘明什麼事由，所以我也不能得到底去做什麼呢？』

『電報呢？』

父親將電報遞給她，她抽出看了看，繃着眉頭說：『恐怕是莊裏的事罷？』

『我也是這麼想。但是火車的軌道，又被大水冲毀，還不能去呢。』

『明天招商局的烟台班要開，姨父坐了牠去罷！』愛棠插說了一句。

『那末今天便要動身了。』

『是的，今天先要坐了駁船出去。』愛棠又說。

『那末我就此走罷！愛棠！請你替我打個電話到招商局裏去問聲，有沒有船位了？阿青！你替我收拾行李去。』

『父親！我替你去收拾罷！』我立起來說。

『那末更好了！』父親笑着摸摸鬍鬚說。

我走到樓下父親房裏，替他把行李收拾妥當，便仍就走上樓去，剛走了半個扶梯，父親母親和愛棠阿德等下來了；於是我也仍復下來。

『行李已經收拾好了麼？』父親走着問我。

『都收拾好了，夏天出門，這些東西是很簡單的，』

父親點點頭，走到樓下，叫毛毛把東西放在車子裏面。愛棠，我，和阿德，一直送他到碼頭上去了。

* * * * *

我們送了父親回來，和母親談了幾句父親動身的說話，母親忽然說：

『愛棠！辛苦你，請你替我到先施公司裏去買對鑽戒，……』

『什麼鑽戒？』

『是結婚用的。』

我心裏微微一動。

『你這裏拿六百塊錢去，』母親繼續說：『多了可以拿回來，樣子要好些的。』

『她說着拿了一捲鈔票遞給他，似乎已經數好了。』阿青！你叫毛毛把車備好，我

要大少爺到先施公司裏買東西去呢。」

愛棠去後，母親面色微微一變說：

『蘭秋！你們送你父親去後杜吟梅——父親要好的同事——和一個光華大學裏的教員符先生來過了，你曉得麼？』

『不曉得，他們來做什麼？』我心裏猜是那件事。

『他們是來做媒的，你還不曉得麼？恐怕已經先得了你的同意了。』

『母親不要平白地冤枉人，我曉還不曉得，何從先得我的同意呢？請問母親，他們所說的是那一家？』我一想，定是那件事了。

『就是對門皮少奶奶的兄弟伏子敬，你當真還沒有曉得麼？』她向我看看。——我想果如所料。

『這郎官原是很好的。』她又繼續說下去。『而且和你又要好，但是你到底可願意嫁他，我還不曉得，所以先問聲你，你同意不同意，同意，我便許給他了。』

她說完以後，蒼老的目光，完全注在我的面上。

『母親！母親！』阿德喊叫起來了，『這個使不得！母親！大哥哥不要氣死麼？』

母親禁止他發聲，他瞪着大眼睛朝她看看。

『我為什麼要嫁他呢？』我兩頰都紅暈了，似乎十分惱怒。

『你不嫁他麼？』

『不嫁他！死也不嫁他！』我斬釘截鐵的說着。

『這是什麼緣故？』

『這種流氓式的學生，為什麼要嫁他！』

母親微微笑着，不曉得她的笑是真笑呢；還是假笑呢？

十四

父親到山東去已經有五日子了。在這五日中，我諸事都已佈置妥貼。可憐的蘭

秋，從此要與父，母，兄，弟，長別了！不曉得何年何月，纔有重逢的日子啊！

昨天母親還給了我一枚鑽戒，這鑽戒就是叫愛棠買的結婚戒，可想而知那枚已經給了愛棠了。

這天我和母親愛棠等，都在樓下閒談，阿青送進兩封信來說，『對門的伏先生，和閩北的濮小姐有信來了。』

我接來一看，把伏子敬的信，立刻扯得粉碎了。

『做什麼？做什麼？』愛棠連聲問着，

『這個不用你管。』我把濮小姐的信折了開來。

『蘭秋學姊：不晤已久，萬分記念！英於本月十八日，行新式結婚禮，乞姊於今天來舍，——明天亦可。——以增光寵，素荷吾姊的寵視，必能如請，盼望之至！盼望之至！妹濮雲英白。』

『這時候，那個高興去呢？』我看完後，縐着眉頭說。

『她叫你那裏去呢？』母親問了。

我把信遞給她，她看畢說：『這是應該去的，你們倆既是要好的同學，又遇着這種結婚的大事，那裏可以不去呢？』

我沒有答復，只繃着眉頭，以表示我不願去的意思。但是母親又催我把應帶的東西收拾收拾，她說：『你到了那裏，總得住過三五天，要更換的衣服，是切不可不帶的。』我說：『到夜裏不好收拾麼？』她方才不做聲了。

沒有多少時候，已經吃了晚飯，彼此又談了幾句，我便回到房裏去收拾東西去了。

愛棠對於我到關北去不去的問題，甚形冷淡，並沒有參加一句。這時候，他也來了，我正開了箱子，在那裏揀應帶的衣服。他說：『妹妹在這裏收拾衣服麼？什麼時候去？』

『是的。早上風涼些，還是早上去罷。』

『我幫你來收拾。』

『很好！』

他幫着揀取說：『應該多帶幾件去，免得在那裏叫別人洗。』他又把牠摺疊在手拎皮箱裏，很是齊整。

我因從明天起，便要和他脫離了，追想往事，很有些不忍，假作無意中翻出一張照片來說：『哥哥！你看！這張照片，是今年春間照的，還照得像麼？』

『好極！照得好極！』他看看照片，又看看我，不絕口的贊美。

『你歡喜牠，就送了你罷！』我很嬌媚的微笑着，以表示我的熱愛。

『謝謝你！』他面上現出很誠愛的笑。

『着力！總算收拾好了！』我坐在床上，很疲倦的說：『你也疲倦麼？』

『不，並不疲倦。』

『照片放好，不要遺失了。』

『這是我心頭唯一之寶，那裏肯遺失呢？』他和照片接了幾個吻，看着我微笑。

『我前年照的那張照片呢？』

『在我自己箱子裏放着。』

『你一併好好的收着罷。時候不早了。』看看手表說：『已經十二點半了。明天再談罷。』

『你日間辛苦，也可以睡了。』

他走出以後，我重新收拾了一番，方纔就寢，心裏似乎很難過，有件很重心事似的，再也睡不去。腦筋上壓着無數思潮，但不能指定是想什麼，因為這些思想，都是散漫無着的，依稀淡薄的，如石火電花，忽生忽滅，實在不能出之語言啊！

十五

第二天，我坐在汽車裏，汽車向剛北開去，一路吼叫震動着，我凝着眼睛，想

我要想的一切，對於外邊的情狀，一點也沒有看見，連身子在什麼地方，都幾乎忘記了。

『我從此與父親、母親、愛棠、阿德、阿青等人，都永遠分別了：我從此不能聽聞父親的高聲的談話，和看見摸着鬍鬚的笑。從此不能領受母親慈愛的撫問，和不能猜度她抽着旱烟，閉目不言時是想什麼？從此不能享受愛棠「妹妹」「妹子」親熱地叫，和爭辯後的賠罪。從此不能見阿德活潑的跳躍，和所唱的國歌。不能見阿青頑皮的淘氣，和與毛毛爭罵時的哭。不能聽聞李媽唱的的篤班和花名寶卷。毛毛醉後的京調，睡我所常睡的床，坐我所常坐的椅子，住我所常住的屋，用我所常用的器具，只有康培……』

我想到康培，便用手去撫摩着牠。『……還睡在我的身邊，其餘還有什麼，可以和我永遠在一處呢？便是這汽車，從今天以後，也永遠不能再坐牠了。毛毛……』我向毛毛看了看，『從此也不能再叫他駕駛汽車了。我之爲我，差不多已另成了

個世界了，唉！……』

『爲求愛情的美滿，與免除精神上苦痛，竟先犧牲我這許多自然的天趣，太不合算了，還是回去罷。……那裏可以如此呢？這不是戲弄他麼？一回兒約他，一回兒又變卦，他枉自佈置了一切，望穿了秋水，卻只圖圖吞了個空心湯團，比什麼還痛苦呢？這些事，在那班戴克羅克司眼鏡，八克拉鑽戒，穿大圓衣裳，着高跟鞋子的人，一回兒高興了約這個，一回兒高興了又背了這個約這個，到還可以，我怎麼可以反覆無信至此呢？……』

汽車忽然停住了，車上的喇叭鳴的喊叫，車子一個倒回，頓把我從渺茫幻海中驚醒轉來，定睛一看，已經到了漢家了，

雲英見我進去非常歡迎，她雪白頰上，微微露出一點顴骨，似乎較前清減了許多。兩點笑渦中，表示她精神上充分的愉快。以彼例此，不禁又生了種極濃烈的反感：

『她和我同年同學，而她在愛情上，竟得了充分的幸福，沒有一點缺憾。我呢？竟弄到如此地步，「愛之神」真不公平啊！』

車夫毛毛把我的東西送進來了。雲英吩咐底下人一切安放好了，她很優視我，待我非常之親熱，我很覺她待我的好感，有些神祕，她似乎預知從此將與我久別了。

我住了一宵，這一宵中，腦筋裏不曉得把已往的感想，和未來的希望，起伏了若干次數。總之：這種思慮是凌雜的，無統系的，所以竟寫不出來。

第二天，他來了！伏子敬來了。他滿面的勿遽和恐怖，室內周圍的空氣，都因他『恐怖』和『勿遽』的刺激而改變，無數的目光，都射集在他身上。

他不暇坐下說：『密斯姜，府上發生了件很重大很危險的事，曉……曉得麼？』

『什麼事？』我驚疑地問；衆人也都把聽神經傾注在他身上。

『令弟阿德出了危險了！他的創勢很重；爲是從樓上跌了下來啊！』

雲英機警極了，『爲什麼不打電話，卻勞先生辛苦這趟？』她竟問到這裏。

『打了兩次，都打不通，姜太太性急了。所以叫我坐了汽車趕來的。』

『那末我應該急速回去了，……』我很恐慌的說。

『那是當然的。』雲英很關切地說；

於是我摒擋一切，帶着康培和伏子敬一同走了。

十六

『我又別了雲英了，』我坐在車子上想：『我竟想不到不能聽見伊們的婚禮，不能聽見伊們的快樂和驕傲。凡我所應得看見的，都不能看見了。我爲什麼要犧牲我應得的一切，爲是要保全我寶貴的愛。這是何等重大，何等切要，決然不是孟浪的，妄爲的。實是很正當很偉大的啊！』

『我這一走，伊們起初自然要憤怒，或者竟至仇視，然而以後伊們是要屈伏

的，伊們屈伏我目光遠大和正確，志氣的勇敢和沉着，我確不愧爲一個「兒女英雄」啊！

「他自然是個有堅忍，勇敢，學問，義氣的好青年。我信仰他必能在世界的文學，或企業上，占一重要的位置。他或者竟如華盛頓，爲我國爭莫大的光榮。我信仰他必能爲擁有雄大資產的富人，……」

「汽車停住了！」他自從開車後，總是合眼沉思，似乎有什麼重大的計畫。我要想和他說句話，竟想不什麼可說的，於是也凝想了以上的思潮，當思潮濃烈的時候，竟連旁邊還有個他都忘了。——他或者也如此，——車子停住了，微微受了點感觸，他也受了感觸了，很疲倦，極無表情的說了這句話。

他開發了車資，船票他已買好了，就把行李搬上了輪船。時間很好，一上船就開了，共共共的聲音，震得人體十分不甯，乘客都有我倦欲眠的樣子。我很無聊的問他說：「今天去趁的是什麼船？到什麼地方？」

『是怡和開往東京的皇后號。』

『我們就往東京麼？』

『是的。』

彼此又靜寂了，乘客大都閉眼坐着打盹。有幾個談話的，發音也很低，不容易聽得清楚，我也是這麼坐着癡想，呼吸得很深，他也是如此。

我所想的大約不出以前所說『往事的回憶，和未來的希望』兩種。

不曉得過了若干時候，汽笛響了。模糊的精神，微微一震，他仍就如前屏當着，遷入大輪船裏，半天的勞頓，總算稍得安逸了，因為沒有閑駛，沒有受着搖盪之苦，竟覩作暫時的安樂窩了。

*

*

*

*

*

*

到了東京了，到了東京以後，先住了旅館，三五天後，方纔租到一所房子，遷了入去，我似乎有『撇棄我的舊生活，開始我的新生活』的感想。

我們的結婚，乃沒有正式結婚禮，在平日的心理，這等草草的苟合，是無論如何不肯的，不曉得這時爲什麼竟自暴自棄到如此！

子敬不大出去，出去也不多時就回來，因此，尙不感得無聊。但有時回憶着和父母同居時的事實，是很悵惘的。

我靜着的時候，也作以下的思想：

「我突然和他們脫離，他們不曉得怎樣驚慌和憤怒。父親在山東，或者接到他們的電報了，而趕回上海來。長久還找不見我的踪跡，他不曉得怎樣的悲痛。更因悲痛而生病，那是何等可憐，伊薩之答應？……」

十七

光陰真去得快！我們在東京，竟過了一年半的新生活了。

由祖國到東京來的人，到也着實不少，我們往往會於無意中遇着的。此等無意的遇合，竟使我統身感着非常愉快，因爲又可以得聞祖國一二件瑣屑的事了。有時

他們所說的，內中一人或二八以上，爲我所認識的，那時更感着非常的愉快。

有一天，竟於影戲院中，遇見了一個舊同學黃麗華。她是前年到東京來求學的，彼此未嘗通訊過，所以我竟忘了，東京中國女學界中，有這麼一個良伴。

彼此相見時，幾於吃驚，似乎不應遇而遇着了。她忙着握我的手，問我：『你幾時到東京來的？爲什麼事？』我精神上很有些不安，『我已經和一個光華大學的畢業生伏子敬結婚了。因他的家庭如不和睦，所以暫時到東京來耽擱着，今年不同去，明年總得回去的。』就是這樣回答了她。

她很愉快的向我賀喜，又問明我的住址，我叫她暫時守祕密，不要告訴熟識的人，她答應了，由此又得了個精神安頓的良伴侶。

但是難境來了，我們動身時，所帶的錢，原屬有限，加之東京百物昂貴，漸漸有點坐吃山空，支持不住了。我很憂慮的計畫着，他也無法可想，因此日見經濟恐慌起來。但是總是這麼日過一日的勉強維持着。如是又過了三個月，實在維持不下

去了，他只好愁眉不展的向我說：『蘭秋！經濟恐慌極了！怎樣好？我在東京，又是人地生疏的，就是有一兩個留學生認識，他們自己的經濟，也窘得不亦樂乎，那裏有什麼法子可想。我天天計畫，只有一條路還可以走，不曉得你贊成不贊成？』

『什麼路呢？』

『除卻回去一法，也沒什麼路可走的。』

『回去麼？』

『是的！』

我低頭想着，不做聲了。

『你贊成不贊成？』他又說了。『不過我的意思，並不叫你同時回去，因為同時回去，是很危險的，他們能夠使我們於二小時內變成罪犯，這不是很可怕的麼？所以依我的計畫，你仍就暫時住在這裏，由我先回去，探聽你們父親等，有沒有什麼動靜，可以回去的，再帶了川資，來接你回去，不可以回去的，我到家去多籌些』

款子回來，再和你住這麼的幾年再說，你以爲怎樣？」

我很不舒服，幾乎哭了。

『你不贊成麼？那末再說罷。』

又過了半個月，情形更加危險了。我想除他所想的法子以外，實在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採用了。

臨動身的一天，我心裏非常悲痛，他雖然勉強勸慰着，但是淚珠也衝眶而下了。那時黃麗華也在場，她很激昂地說：

『當我初遇蘭秋的時候，便知別有原因，決不僅僅如她所說的簡單，比及我曉得了，已經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總之：你們倆在事先實在太沒計算了。東京是什麼地方，可以貿然來歇足的，就使你們能夠再過三五年，過了這三五年以後又將怎樣，這件事，伏先生可以不必說他，蘭秋！實在太沒主張了。朱愛棠，他什麼不比伏先生勝，你，爲什麼到反轉去戀愛他？愛棠！現在也在東京求學，但我決不肯把

這件事便告訴他。這些閑話，且暫時丟開，我所要說的，就是勸伏先生此去，要早些回來，否則無論如何，我總不能饒恕你，將來總有請你吃衛生丸的日子。依理，蘭秋竟可以同去，假使你父母有動靜，能夠使你們過得這麼安靜？我看，只怕更出了意外。但是。你不同去也好，可以試試他的愛情，和你的審擇力。……』

她如演講般：說了這一大篇，她激昂的氣概，言詞，和我們的羞愧，驚愕，竟把我們周圍悲痛替換去了。但沒有多少時候，便又生了離別的悲痛起來。

十八

伏子敬去了，我的經濟愈加困迫了，生活更形寂寞了，差喜黃麗華常來看我，不特能得稍稍避去寂寞的苦痛，而且尤能得到她經濟上的幫助，因此，我非常感激她。

『你也在留學時代，經濟壓迫之中，那裏可以常常顧我呢？』我有時這麼說着。她總是很沉着地說：

「你將來自然明白。」

後來我次數說得太多了。她忽然冷笑着說：

「你自問和我同學時，感情怎樣？」

「並不十分親近。」

「現在我待你怎樣？」

「慚愧！姊姊的俠骨熱腸，太過分了。」感激的口吻，由肺腑衝動而出。

「嘿！你誤會了！」她又冷笑了。「這錢是我的麼？我那裏來這許多閒錢，老實告訴你，這錢是愛棠的。」

「啊！愛棠已經曉得我在這裏麼？」我很驚疑地問。

「不，我不告訴他，他從何曉得呢？」

「這話我更不明白了。」

「不明白？只好俟諸將來。」

她去以後，我就很苦悶，盼望子敬的音信，盼望得眼都花了，但是總得不到他的隻字，只要調逗着康培，解解寂寞。

如是幾乎要三個月了，還是得不到他的音問。

我很悲慘，很懊惱，很苦悶的盼望着，漸漸鬱出病來了，子敬似乎已絕望了，但在這完全絕望之中，卻仍懷着萬一的希望。

後來我情急極了，便寫了封信給他：

「敬哥：你離東京已經兩個多月了。必然已在家裏，過那甜蜜的歲月了。但是我呢，何等悲痛，何等苦悶啊！你能知我的心，知我的心裏，只貯藏着你的小影，以外沒有絲毫的障礙。我因為要完滿我們的愛，犧牲了我一切的快樂和驕傲，淪入這悲痛和苦悶的空氣之中，但我並沒有一點怨悔之心。因為能夠完滿我們的愛，便是犧牲這一切快樂和驕傲，精神上也是得着無量的愉快的。敬哥啊！你有同樣的感覺麼？為什麼兩個多月，竟不肯給我一點音信啊！始亂之而終棄之，這不是有人心

者所忍爲的，是慘無人道的舉動啊！敬哥！我現在病了，病的很利害了，我這病，是完全因苦憶你而得的。敬哥！你還存着以前一線的愛麼？快來看我一看啊！我死後靈魂還盼得着充分的愉快，萬分也感激你。你之愛蘭秋。」

這信是直寄到他家裏去的，發出以後，便恨不得這信立刻到了，立刻深深印入他的腦筋中，而化作琅琅之淚。他立刻草書數字復我而動身，但是那裏有這樣容易的事呢！

等着等着，居然接到他的回信了。這封信一到，能夠立刻使我精神興奮起來。四肢都顫了，胸中熱烘烘的麻木着，兩個笑渦兒幾有三分深，竟辨不出是喜是悲了。勉強把信拆開：

『來信收悉。敬已婚娶，萬難再來，此後各……』
我看到這裏，覺得兩眼一花，就不知身在何所了。

十九

我覺得身子十分疲倦，勉強睜開眼睛，竟睡着一個從沒到過的地方。旁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黃麗華，一個是不認識的婦人，她渾身穿着白衣，默默地注視着我。我微微的欠伸着，她低聲向麗華說：

『甦醒了！不要驚擾她。』

麗華點點頭。

『麗華姊！』我勉強表示我的疑惑。『這是什麼地方，我為什麼睡在這裏？』
『這是醫院裏，你不必驚疑，請只顧安心睡着。』

『我很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到醫院裏來呢？』我仍就勉強撐着垂絕的喉嚨說。
白衣婦人向着麗華搖手，低聲說：『給她吃安眠水，不必和她說，她人太疲倦了。』她就拿了杯藥水給我吃，我很不願意吃，但是她放在我口邊，我也就勉強吃了。

我吃了藥水之後，依稀還聽得她倆作以下的談話：

「她不要緊麼？神經還沒有安定啊！」

「決沒有大妨碍。」

「她是很可憐的，還沒有明白到醫院來的緣故啊！」

「初甦醒的時候，當然如此。」

「不，不能告訴她，這是何等悽慘悲痛的事啊！」

「那末……」以下很模糊聽不見了。

*

*

*

*

*

*

「我為什麼會到這裏來呢？」我合眼睡在床上，如此想着。「我作天——實在已不止昨天——不是好好的睡着家裏麼？子敬也在一起麼？……不是，子敬似乎不在，他似乎是到上海去了。……啊呀！我還有封信呢？還有封子敬給我的信呢？我還沒有看明白啊！……」我張眼向麗華說：「我的信呢？」

「你的信？」

『是的，伏子敬給我的信。』

『我不曉得他是誰啊！』

我不再向她要了，仍就接續我的思想：『他的信大約丟了，不曉得丟在那裏？……他信裏不曉得怎樣說？……是這樣說麼？或者是這樣說。……死生呼吸，誰還顧得誰呢？……』我心裏竟不能悲痛，仍就睡了。康培在床下索索的搔癢。

* * * * *

我第三次甦醒了。這次甦醒，腦筋很清晰，不似以前的一片迷離了。

『麗華姊！我把感謝你。』我衝動地說。

『什麼？』她似乎很驚疑。

『子敬的信，必然是你收去了，請你保存着。愛棠曉得我的情形麼？』

『你想他來看你一看麼？』

『不，我很不願意見他，我太落拓了，大對他不起。』

『他下午要來吧。』

『他已經曉得？是你告訴他的麼？』

『不，我沒有告訴他，他從看朝日新聞而得知的。』

『報紙上竟登載我這件事麼？』

『是的，日日新聞也有同樣的紀載。』

『牠們有評論麼？』

『謾他不是人類。』她更加上兩句說：『你很辛苦，休息休息再說罷。』

『我就依從她的命令而從事休息了。』

二十

『不要驚動她，她剛纔睡着了。』麗華很低的這麼說。

『不，我沒有睡。』我眼仍就合着。

『妹妹！』叫聲很顫愛棠，『我來了。愛棠來了。』

『大哥麼？』我張開眼，淚珠滾下來了。『你赦我的罪麼？你仍如前日的憐愛我麼？我是已經死了，你從此不要放在心上罷。』我嗚咽起來了。

『你別傷心。』他似乎也哭了，把臉回旋過去。『凡事都有定數，那裏是你個人之咎呢，恐怕也是我愛棠之過吧。』康培向着他跳躍搖尾。『阿德，他也這裏，你要見麼？我怕你睡着，他一見你，必至驚擾你的清夢，所以叫他在外面坐着。』

『他也在這裏麼？我很願意見他。』我拭着淚說。

他立刻命侍者去叫了。我很想說話，而沒有話說，但有熱淚和悲傷。他低頭背坐，似乎也有同樣的感觸。麗華靠在對面床上閱報，沉沉地一點沒有做聲。房裏很是靜寂。

大約隔了三分鐘，侍者帶着阿德進來了。他走到床前，拉着愛棠的手，目眈眈地注視我，既不悲傷，也並沒有話說。

『弟弟！你還認識我麼？』我又流下淚來了，勉強支撐着，去拉他的手。『長了不少了，父母都好麼？』

『父母都死了！你……』他似乎很悽慘。

我驚極了。『父母！死麼？他們是怎……？』幾乎又昏暈過去。

『是可憐的。伊們的死：死於暑疫，死於濟惠泰莊的倒閉，也是死於妹妹的失蹤。論理，此時實不能告訴你，但是我實不能復忍了，我現在必須告訴你：妹妹失蹤以後，姨母立刻昏暈了，醒後，發了個急電與父親，——這是我很不贊成的，但是她一定要如此，——我只好依了。電發出兩個小時以後，便接到姨父的來電，說濟惠泰倒了，虧耗十一萬，你想，濟惠泰是姨父全部產業的根本啊！忽然倒了，而又虧空了如是鉅大之款，豈非三代積累，一旦破產了嗎。……』他向窗外看了看，用手拭淚。

我聽得手麻木了，顫了，徐徐放卻阿德的手，阿德紅着兩眼，便去抱那康培。

「那時正是盛暑，姨父因憂鬱傷心，又受了暑氣，已經有病，得了妹妹失蹤的電報，病便立刻加劇了。」他顫着聲音頓了頓。「姨母呢，因一連遇了兩件大失意的事，身子已經極不舒適，後來又得了個姨父病危的急電，便忙着趕往山東，那知姨父竟於先一日死，死了！姨母運柩回籍，憂傷勞頓，中暑過深，到家三天，也，也死，死了！家產，因受了破產的宣告，拍，拍賣了！可，可憐的阿德！……」他說得涕淚縱橫，竟說不下去了。

我聽着聽着，也就漸漸的失了知覺。

* * * * *

「我可活？……罪孽不夠深麼？我的父親，和母親，他，他們，是爲什麼死的。我可活？……我是死了！……我贈，贈你的照片，母親給你的婚，婚戒，在，在麼？願你好好的藏着，我是死，死，必死了！我爲什麼，竟犧牲了名譽，貞操，生命，純潔的愛，以及父親，母親，和弟弟終身的幸福？我還可活？……」

當我極悲慘懺悔的時候，愛棠，阿德，都哭了，麗華和侍者，深深的嘆息，康培在着阿德的懷裏，也嗚嗚的叫着。悲哀的空氣，佈滿於病室之中了。

中俄問題之全部研究

文公直編述
吳稚暉題字
褚民誼題字
古應芬題簽

特價

全書一大厚冊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實洋八角
函購寄費加一

中俄發生問題，國人莫不引領注意，願俄國國境與我國外
滿清乾嘉，交通以後，久有侵略，西至新疆，東至滿蒙，不遺餘力，自
方里，所受壓迫，威脅，痛苦，誠不可言，不忍言者，本國書數百
種，及名流筆記，一年心血，詳為修訂，採集中外圖書，數十
種，無一字來歷，私人記載，詳為修訂，採集中外圖書，數十
凡，無一字來歷，私人記載，詳為修訂，採集中外圖書，數十
切，中外，無一字來歷，私人記載，詳為修訂，採集中外圖書，數十
之，發生，莫不，探本，索源，詳述，遺原，下迄，最近，中東，路問題，一
相，於，文，筆，暢，達，爽，朗，尤，其，詳，述，遺原，下迄，最近，中東，路問題，一

上海

麥家園天

益新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愛的犧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鍾嘉魚

發行者

益新書社
上海山東路麥家圈三一號

印刷者

洪興印刷所
上海山海關路瑞鶴里

分發行

南京益新書局

鼓樓黃泥崗北店

花牌樓太平街南店

01

82192